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回 泄機密醉後狂言 識仇人心中暗喜

且說青梅去了一回，回來稟道：「呂丞相著個西賓前來，說有事求見。」小姐沉吟道：「他這一來，必有原故。且自請來，看是何故。」青梅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把傅生請來。小姐階階而迎。傅生深打一躬，搶個半跪，小姐還禮，舉手相攬，讓進中堂，敘禮歸坐。中軍獻上茶來。茶罷，小姐道：「先生玉趾辱臨，有何見教？」傅生連稱不敢，遂把呂相求親之意說了一遍。小姐聞言，欣然應允，說道：「不才一介武夫，既蒙老恩相雅愛，許結朱陳之好，只好如命。先生回復呂大人，擇日下聘，俟回兵之日再去入贅便了。」傅生甚喜道：「呂大人方才言過，既蒙元帥不棄，不過寸絲尺定而已。此時元帥因國事在身，欽限緊急，二則元帥初至京師，諸事未備，也不必行茶過禮，擇了吉期，過一紅定就是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此乃恩相體恤下顧，下官銜感不盡。」當下傅生又吃了一茶，告辭而去。小姐送出中門，打躬而別，回身歸坐。青梅閉了中門回來，問道：「小姐今日應下呂府之親，是何主意？」小姐道：「呂相目今當權，為天子所信，將軍在外欲成大功，全仗宰相朝中用力，我若辭了此婚，他心中一定懷惱，萬一從中作弊，只恐禍生不測。少不得隨機應變，權且應下，借此有些好處也未可定。只要保全目下無事，天可憐見，成功之後，救得老爺還鄉，那時總有饑荒，再作道理。」青梅聽了，點頭稱善。

這其間傅生回復呂丞相，奸黨聞言甚喜歡。文武才風流婿，十分得意滿心田。高小姐挑選良辰下紅定，呂相府邀賓接禮設酒筵。次日會親把姑爺請，陪客是合朝文武官。大庭上結彩懸花排宴樂，新郎首坐正中間。尖翅烏紗頭上戴，顫微微兩朵金花插鬢邊。大紅袍繡過肩蟒，嬌滴滴海水江波五色鮮。腰橫嵌玉藍田帶，白森森美玉羊脂四指寬。皂靴粉底時新樣，襯在那織錦袍邊更可觀。言談瀟灑人清秀，冰清玉潤似天仙。人人拜賀得佳婿，老奸相，這番光彩甚非凡。酒席散，親友去，新郎謝宴轉回府。小姐歸至鎮國府，按期操演選賢寶。六十名中挨次考，英雄隊裡挑魁元。又誰知副才雖多將才少，不覺的耽延了好幾天。若逢著一四七十閒暇日，呂相府便來相請好盤桓。這小姐百般曲意把權臣敬，呂國材相看猶如愛子般。這朝又遇閒暇日，高小姐中堂正坐看書篇。只聽外面雲牌響，青梅女忙至中門把事傳。

青梅女去不多時，笑吟吟轉來回話。小姐問道：「又有何事？」青梅說：「那麼是有丈人家的好，又有疼熱，又不少嘴頭兒吃。那裡又來相請，請姑老爺晚間小酌閒敘。這不是令泰山的名帖子？」小姐笑道：「你要氣我不過，等明日也與你說個丈人家如何？」青梅搖著頭說：「拉倒，看到了水落石出的時兒，沒地方兒開發人家。」

主僕說笑了一回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呂府著管家來請。小姐更換了衣服，乘馬出府，留下青梅看印。帶兩個中軍、十個虞候，兩對燈籠、四條火把，喝道鳴鑼，來至相府。呂相迎入內書房，敘禮歸坐。獻茶已畢，吩咐擺上酒宴，對飲閒談。小姐十分恭敬。酒過數巡，呂相屏退左右，留呂用一人伺候。奸相問道：「賢婿此去掃北，自度可能必勝否？」小姐道：「為臣事君以忠。勝敗關乎國運，為將者不過竭誠盡力而已。」呂相搖頭道：「不可拘泥。雖雲聽天，亦須人謀。賢婿此去，老夫甚不放心。這裡有我一封手字，賢婿緊緊帶在身邊，千萬不可疏忽。到得那裡，馬到成功也就罷了；萬一不能取勝，急將此書命心腹人下到番營，彼兵必退。」小姐道：「不知岳父大人有何作用，能使番人如此？」奸相見問，把椅子望前挪了一挪。

呂國材低聲悄語呼賢婿：「說起此事甚非輕。咱本是骨肉連心親翁婿，才把真情向你明。那一年，只因狂賊高廷贊，活捉番王耶律通，北安王無奈之何獻降表，耶律通數年為質在東京。去年時，番相不花來送禮，向老夫百般哀懇苦求情。這般如此將他放，曾與不花兩定盟。封疆各守終和好，永罷干戈不動兵。今又發兵把南搶，這封書是責他君臣失信行。再說明你是我的嫡親婿，一定番王要看情。暫罷干戈權服順，且讓賢婿你成功。但願你威伏化外平敵寇，這封書備而不用帶腰中。凡事預防無後悔。怕的是英雄背後有英雄。萬一事有不如意，你只管照我之言把事行。老父無兒只一女，惟望著賢婿承歡與送終。你此去，十拿九准無差錯，我這心裡才安靜。好歹小心加仔細，走漏風聲了不成。老父今年五十六，機密事作過萬千宗。慢說世人難測度，就是鬼神也不明。我看賢婿多豪爽，怕的是口快心直惹事生。應世良言幾句話，牢牢緊記在心中。逢人只說三分話，輕易不可露實情。不然就是個含糊話，給他個有尾無頭摸不清。惱人恨人藏在腹，見了他多加和氣與春風。義重財傷一定理，心慈面軟惹災星。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牆外風。除卻自家連心者，由他紫綠與青紅。這是居心拿准處，為官之道又一層。似那些王莽曹瞞李林甫，卻是些不會當權的糊塗蟲。顯然欺君行不法，難怪這後世之人罵不忠。這宗訣竅他不曉，枉自聰明留臭名。緊急關頭第一件，休學比乾與龍逢。諸凡不可明失禮，暗中打算設牢籠。躲君之惡逢君欲，暗保身家明露忠。千言萬語一句話，小心機密保一生。老夫與你是親翁婿，榮辱相關莫當輕。心腹之言開導你，賢婿你務須緊記在心中。」小姐躬身說：「謝教，大人慈訓謹依從。」口中答應心內想，不由的暗笑叫奸雄。

「呂相呵呂相，人人說你心深智足，果然不錯。鬼使神差，吐露出這背國縱叛之情，且等回兵之日，參你便了。且住，方才提起我父，口出不遜之言，想必有什麼間隙，何不用話套他，看他說些什麼。」

小姐想畢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岳父之教乃金石之論，頓開茅塞，警醒愚蒙，小婿敬佩，終身不敢少忘。日後膝下承歡，必繼大人之志。」呂相此時酒有八分，聽得此言，心中大悅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若得吾婿如此，老夫終身有靠矣。」小姐從容問道：「方才岳父說那高鎮國王擒耶律通，小婿聞那番王十分豪勇，這高鎮國可也稱的起咱國的英雄了麼？」呂相點頭道：「可也數的著他。」小姐道：「其為人若何？」呂相道：「孤高性傲，狂妄極矣！」小姐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呂相道：「說時話長。當年你有個妻兒，五歲時節，同你岳母往無佞府與那老獸物隆太君去作生辰。看見高廷贊的丫頭生的美貌，回來再三向我提念，只要求親。我因祖上如此這般，有些舊恨，不願去求，當不得你岳母苦苦攛掇，我即命人去說。誰知他竟推故不允，使老夫討一場無趣。」小姐說：「堂堂相府，難道辱沒他家不成？竟自不允，真正可惡，果然狂妄！既有舊仇，又有新隙，岳父何不生法擺佈他，出這口惡氣？」呂相道：「何嘗不要治他？只因那隆太君尚在，楊家母子是他牙爪，因此不敢下手，只把他保舉到雁門關協鎮平番去了。」

我只說將他送至敵人手，借劍殺人把氣平。不料惡賊多智勇，生擒番寇立奇功。皇爺大喜加封賞，那時分外顯他紅。國母聞妃同奏主，當今便要召回京。老父聞此添煩悶，百般思索少牢籠。」小姐聽到這句話，陪笑開言問一聲：「娘娘聖上宮闈事，岳父怎得知分明？」奸相說：「咱們朝中有耳目，托付心腹寧老公。天顏喜怒傳消息，不似那懵懂百官在夢中。彼時正愁難下手，天巧奇緣機會逢。無佞府死了老獸物，這才拔去我眼中釘。又遇西涼王造反，我保那惡黨攜家把回國徵。」小姐說：「鎮國雖把牙爪去，水若無風浪怎生？」奸相說：「合該叫我將仇報，巡更拿住一逃兵。」小姐聞言忽一動，懷著心神往後聽。呂相說：「此人之名叫宋四，當軍身在雁門城。私逃只為失官馬，暗自回京怕典刑。可喜呂用多伶俐，急將他帶來見我問分明。彼時宋四言此話，老夫見景就生情。賞他銀子三十兩，甜言善誘設牢籠。我叫他誣告鎮國通塞北，送到西台御史庭。」奸相說到這句話，小姐故意假吃驚。說：「宋四到了錦衣衛，難免當堂不受刑。萬一走口說實話，干連上岳父了不成！」呂相聞言哈哈笑，說：「老夫作事豈脫空？早與他酒飯之中下毒藥，七天之內赴幽冥。留下口供為定案，好叫高某洗不清。」奸相越說越得意，高小姐帶笑開言又贊一聲。

說：「岳父大人真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似此深謀遠算，小婿實不能及。但不知後來怎樣？」呂相說：「彼時宋四已死，天於召回鎮國王，交錦衣衛御史勘審。」

那時節老夫暗裡托寧佐，監審從旁把話加。」小姐說：「何不賄買蘇國舅？」呂相搖頭說：「不惹他，那個人不受人情難講話。全仗著太監蒙君幫助咱，壞話激的皇爺惱，降旨嚴究動打夾。一連問了半月，高廷贊渾身成了亂冬瓜。」小姐聽他說至此，心中一陣似刀紮。目中珠淚往四下裡咽，慟上心來強咬著牙。杯攔在唇搖頭飲，箸向盤中用力夾。靴尖點地實實的按，玉指牽衣緊緊拉。納氣不言強笑臉，聽他往後講什麼。奸相說：「高某不肯屈招認，狂賊更會想方法。寫了張招紙如血本，感動了當今要貶

他。老夫就機忙上本，皇爺准奏把他發。」小姐說：「發出終是得活命，大人這算主意差。」帶酒奸相微微哂，說：「老夫慣會作什嗎？差人半路裝強盜，過江等候去殺他。」小姐聞言嚇一跳，連忙問道：「可曾殺？」呂相說：「惟有這遭不湊巧，偏偏的遇著個多事小冤家。幫助他手下家丁賊奴子，那些人倒有多半命消花。」小姐心中說夠了，暗暗腹內念菩薩。奸相說：「可惜不知何名姓，令人可惱氣難發。雖說道未能便把狂賊斬，高廷贊今生莫想再回家。」這奸相，半生作事多機密，再不想嫡親女婿是冤家。這也是神靈報應循環到。卻叫他機密一場自己發。清清楚楚把口供訴，不用打來不用夾。這小姐套出已往從前事，霎時間心中解去病疙疸。暗稱痛快連稱好。「好一個瞎心瞎眼的老忘八！」

「好，好，好！我爹爹原來是你所害，我這三四年中夢魂切齒，尋找仇家不得，今日你親口供出，等我掃北回來，在金鑾殿上同著合朝文武再合你老賊算帳，看你那時分辨個什麼！」奸相此時醉眼朦朧，拈著鬚鬚，看著愛婿，微微含笑，越說越覺高興。小姐面對奸臣，想情看色，又是可惱，又是可笑，少不得忍著滿腹牢騷，順著他的口氣，岳父長，泰山短，與他對飲。又因心中去了那塊大病，十分舒暢，放量開懷，又吃了數杯，二更之後方才告辭回府。